

黄明信藏学文集

· 藏传佛教

· 因明

· 文献研究



现代中国藏学文集



中国藏学出版社

B946.6-53

5
:21

B946.6-53

5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2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马 丽 华

黄明信藏学文集

藏传佛教 · 因明 · 文献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明信藏学文集:藏传佛教·因明·文献研究/黄明信著.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80057-958-5

I. 黄... II. 黄... III. 喇嘛教—文集 IV. B94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8334 号

黄明信藏学文集:藏传佛教·因明·文献研究

作 者 黄明信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7

字 数 496 千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057-958-5/B·45

定 价:48.00 元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总序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唯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

前 言

我的这部文集是我的几册专著之外关于藏学的零篇论著的选集。近年来我关于中国藏学的专著有：

1. 2000 年民族出版社的《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藏文，与谢淑婧合作）

2. 2001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佛教小词典》（与杜继文合作）

3. 2002 年青海人民出版社的《西藏的天文历算》

4. 2003 年中国藏学出版社的《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

这些专著出版不久，都容易买到。而 1987 年我与陈久金先生合作用汉藏两种文字写出的《藏历的原理与实践》一书是我的著作里很重要的一种，因年代已久，现在已经很难买到。这本书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藏文原著及其汉文译解以及实例的演算；第二类是汉藏两种文字的研究论文。现在把前一类作为文集的第二册（即《藏传时轮历时宪历译解》），后一类加上一些关于藏历的其他论述作为第三册（即《藏历研究》）。

第一册（即《藏传佛教·因明·文献研究》）是关于藏传佛教和藏传因明学的论著。其中的《吐蕃佛教》一篇原是 1987 年应任继愈先生之邀为他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四册隋唐卷而写的，因该书至今尚未出版，此文虽然因写作时间较早，未能参考

最新资料，而自认为其中的“顿渐之诤”和“吐蕃时期的译经事业”两节尚有其特色，故将其收入本文集先行发表。

此外随带还有一些文献研究和其他作品。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集中的不少专有名词，因引用文献不同，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为保持所引文献原貌，未作统一处理。

目 录

前 言	(1)
-----	-------

上篇 藏传佛教

吐蕃佛教	(3)
绪论	(3)
一、早期诸王与苯教	(7)
(一)吐蕃赞普世系与年代	(7)
(二)早期几位君王的传说	(8)
(三)苯教的来源与内容	(14)
(四)所谓“以苯治国”	(18)
(五)“玄秘灵物”	(19)
二、佛教传入吐蕃的开始(7世纪中叶)	(23)
(一)松赞干布与佛教之传入	(23)
(二)汉尼两公主与大小昭寺、两“觉阿”佛像	(24)
(三)创制文字,开始译经	(30)
(四)十善法规	(36)
(五)限制苯教的原因	(38)
(六)综论松赞干布时期的佛教	(40)
三、佛教在吐蕃的正式建立(8世纪)	(43)
(一)梅阿聪与金城公主复兴佛教	(44)

(二)于阗佛教与吐蕃的关系·····	(49)
(三)桑希赴唐取经·····	(52)
(四)第一次佛苯斗争·····	(54)
(五)寂护第二次入蕃·····	(59)
(六)赛囊在唐得禅法·····	(61)
(七)莲花生入蕃·····	(62)
(八)第二次佛苯斗争·····	(66)
(九)修建桑耶寺·····	(70)
(十)建立僧伽制度·····	(80)
附录:赤松德赞兴佛盟约誓词二则·····	(88)
(十一)顿渐之争·····	(91)
(1)概说·····	(91)
(2)互辩的过程·····	(94)
(3)辩论的具体内容·····	(100)
(i)渐门派的论点——《修行次第》摘要·····	(100)
(ii)《巴协》摘要·····	(103)
(iii)顿门派的论点——《顿悟大乘正理决》摘要·····	(113)
(iv)《五部遗教》所载顿门语录摘要·····	(121)
(v)《土观宗义史》的评论·····	(126)
(4)顿门派对后世藏传佛教的影响·····	(127)
四、赤松德赞以后佛教的兴衰(9世纪上半期)·····	(131)
(一)关于牟尼赞普曾否平均贫富的争论·····	(132)
(二)赤德松赞继续兴佛·····	(134)
附录:噶琼寺建寺碑·····	(136)
(三)浮屠豫国事·····	(138)
(四)热巴坚兴教佞佛遇弑·····	(140)
(五)达磨禁佛被刺·····	(147)
五、吐蕃佛教在敦煌·····	(157)
(一)吐蕃时期敦煌佛教的特点·····	(157)
(二)吐蕃时期敦煌的几位弘扬佛教的汉族人·····	(160)

附录:《大乘二十二问本》主要内容	(162)
六、吐蕃时期的社会性质与对唐和战、 佛教兴衰的关系	(164)
七、吐蕃时期的译经事业	(167)
(一)翻译人才	(167)
(二)译经规矩	(174)
(三)翻译成果	(185)
(四)唐蕃译事	(208)
附录	(214)
(一)吐蕃佛教大事年表	(214)
(二)主要参考资料	(217)
(三)译名对照表	(225)
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	(241)
历代嘉木样大师略传	(248)
《ཅན་དན་ཇོ་པོ་ལ་བྱུང་།》བློ་བཟང་སྒྲིན་ལ། 《旃檀瑞像记》藏译本纠误	(267)
《旃檀瑞像图题记》校注	(276)
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 汉文本之研究(合作)	(286)
“十相自在”小释	(313)
《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及其藏译本笺证》前言	(316)
藏传佛教部分专有名词汇释	(332)
《佛教大辞典》藏传佛教条目简介	(359)

中篇 藏传因明

བློ་མཛད་མཁའ་སྤྲོད་དང་ལུ་ལྟོ་སྤྲོད་ 藏传因明学典籍 260 种经眼录	(365)
--	-------

《因明学启蒙》汉译本读者一助·····	(384)
藏传佛教的口头辩论	
——立宗答辩的组织形式与答辩规矩·····	(388)
藏传因明部分专有名词汇释·····	(396)

下篇 文献研究及其他

北京图书馆藏文古旧图书著录暂行条例说明(合作)·····	(413)
བེ་ཅིན་དཔེ་མཛོད་ཆེ་མོར་བཞུགས་པའི་བོད་ཡིག་གི་གནའ་དཔེ་	
མཚན་ཐོ་འགོད་ལུགས་བཙུགས། ·····	(451)
有关《五体清文鉴》的一些历史资料·····	(489)
《蒙古源流》成书年代诸说评议(合作)·····	(499)
藏文古籍究竟有多少?	
——估计方法试探·····	(515)
《藏汉大辞典》修订再版刍议·····	(520)
《格西曲扎藏文词典》编译经过·····	(527)
《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前言及编纂缘起·····	(529)
《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藏文)内容介绍·····	(533)
猴鸟交涉记(译文)·····	(536)
追忆十七条协议翻译工作二三事·····	(557)
忆法尊法师二三事·····	(561)
于道泉先生二三事·····	(565)
忆萨社长二三事·····	(571)
三如与三立	
——家祭挽联的注脚·····	(573)

上篇 藏传佛教

吐蕃佛教

绪 论

首先解释一下“藏传佛教”这个名词。国内外都曾流行“喇嘛教”一词,这个称呼本身不妥当,藏族同胞尤其坚决反对;有人称之为“西藏佛教”也不完全妥当,因为它不仅存在于现在行政区划上的西藏自治区,也不限于广大的藏族地区,它还传播于中国古西夏和蒙古、土、裕固、纳西等族生活的地区,以及国外的不丹、锡金、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等地。其共同特点是用藏文藏语念诵、传授、辩论和写作,因此,比较准确的名称应该是“藏语系佛教”,例如第十世班禅在北京创建的佛学院就称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现在一般简称之为“藏传佛教”。这个名词已逐渐被普遍接受。

其次说说“西藏”与“吐蕃”两个词的关系。现代汉语中所称的“藏族”他们自称为蕃(bod),《唐书》中称之为“吐蕃”,清代也曾用过“吐伯特”一词。藏族人把以拉萨为中心的地区称为“卫”(dbus),只有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地区才叫做“藏”(gtsang),合称为“卫藏”(元明时称之为乌斯藏,乌斯即是卫的古读)。清代康熙初年才出现“西藏”这个词,用作卫、藏、阿里(mngav-rig)、喀木(康kham)四区的统称,于是“藏”这个局部地区的名称逐渐变成了全部的统称。而现在“西藏”一词作为行政区划的名

称时，又只指西藏自治区这个区域，不包括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各省的藏族地区。所以，在讲9世纪以前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一般不用藏人、藏语、藏区等词，而用蕃人、蕃语、蕃地等词。这个时期的佛教我们简称之为“吐蕃佛教”。

本篇有不少章节直接引用史料之处较多，有点近似于史料选读，不过尽量加了注释、比较、分析、判断。所使用的史料可分为四类：

一、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例如敦煌写卷中的《顿悟大乘正理决》、《丹珠尔》经中保存的莲花戒的《修行次第三编》、记载当时译经成果的《丹噶宫众经目录》、记载译经规矩的《语合二章》、兴佛盟誓碑文和诏书、敦煌文书等。这些我们都尽量使读者直接地接触到原件（当然是汉译的），再加以必要的解说和按语。

二、准第一手资料，例如《巴协》和《五部遗教》等，虽然不是原件，但从其内容看来，绝非后世所能凭空杜撰，必有原始的资料作依据，然后在文字上加工而成。这些我们尽量斟酌选用。

三、通史或专史，都是12世纪以后成书的，各书成书的年代见附录（二），我们尽量选用其中最早的。引用史料、史书，一要查明其来源、根据；二要判断其哪些是因袭前人之说，哪些是他自己的新材料、新内容、新观点。因此，史料、史书本身的时间先后排列就十分重要。本篇引用后出的资料时，只选用其对前者有所补充或有不同内容者。其不同之处有时难以判断其真伪、正误者则并存之，留待读者进一步研究。

四、有些内容使人怀疑其为神话、附会或文学性的“衍义”，但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也不能一概弃之不顾，少量选用作为例证。

采用现成的汉译本者都尽可能地与原文核对，并注明其版本、页码。这些译本有的用文言，有的用白话，风格不一，我们未再统一重译。我们对现成的汉译本不甚满意而自行翻译者，则

只注明藏文原书页码。

在开篇之前，先勾勒一下吐蕃时期佛教史的轮廓。在佛教传入之前，吐蕃盛行苯教(bon)。公元7世纪中期佛教开始传入吐蕃，从汉地和尼泊尔引进了一批佛像，并建立了一些供奉佛像的神殿，开始翻译了少量的佛教经典。其时佛苯并行。7世纪后半期苯教又占了上风，佛教阒然无闻。到8世纪上半期重新从汉地和尼泊尔、印度引进佛教，佛苯的斗争渐趋激烈。到8世纪下半期佛教取得优势，同时也吸取了一些苯教的内容。赤松德赞时期从印度和汉地引进高僧寂护和莲花生等，培养了翻译人才，大量翻译佛典，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桑耶寺，建立了僧伽制度，开始具备了佛法僧三宝，并在经济上给予保障，佛教大盛。赤松德赞和寂护、莲花生是吐蕃佛教的真正奠基人，被称为“师君三尊”。不久，佛教内部又发生了汉传的禅宗与印传的中观宗之间的争论，结果中观宗方面得胜（有汉文史料说禅宗得胜或并存）。其幼子赤德松赞·赛那勒颈渊和又下一代的赤祖德赞·热巴坚时佛教继续有大的发展，因此，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热巴坚3人被称为“祖孙三法王”。不过，热巴坚佞佛过甚，遭到强烈的反对而被弑，其兄达磨继位后在吐蕃腹地强烈地打击佛教，但是边远地区（现在的四川和甘青地区），尤其是敦煌地区，吐蕃佛教还在延续。吐蕃时期的佛教从7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先后共经约200年，藏文的佛教史书上称为“前弘期”，大致相当于唐太宗到唐德宗期间。不过苯教暂时虽然占了上风，并没有形成巩固的独占的局面。政治上的胜利并不等于思想上的成功。百余年后，佛教燭火复燃，史称“后弘期”开始。本篇所讲的时代大致相当于这个“前弘期”。

藏文是拼音文字，有其自己的书写形式，本篇采用拉丁字母的转写，与原文有固定的对应关系，能够还原。转写方案有多种，本篇所采用的方案如下：

ཀ	ཁ	ག	ང	ཅ	ཆ	ཇ	ཉ
k	kh	g	ng	c	ch	j	ny
ཏ	ཐ	ད	ན	པ	ཕ	བ	མ
t	th	d	n	p	ph	b	m
ཅ	ཆ	ཇ	ཉ	ཏ	ཐ	ད	ན
ts	tsh	dz	w	zh	z	v	y
ར	ལ	ཤ	ས	ཧ	ཨ		
r	l	sh	s	h	a		
འ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ཨ
i	u	e	o	T	TH	D	N

一、早期诸王与苯教

(一) 吐蕃赞普世系与年代

为了行文的方便，先把吐蕃历代君王的年代总起来交代一下。吐蕃赞普 42 代的世系，首见于《敦煌本古藏文历史文书》，起源甚早，传说吐蕃王朝的第一代是聂赤赞普，其后的四十余代君王都统称为 btsan-po，《唐书》里译为“赞普”，并且解释说“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为赞普”，颇得其意。现在有说它是由苯教神灵中的“赞”而来，尚未得到普遍承认。其后 6 代的名称中都带“赤”（khri）字，合称“天赤七王”；再其后有两代的名称中带“丁”（steng）字，合称“上丁二王”，又其后为“中赞”（legs）六王、“地德”（lde）八王、下赞三王，合共 26 代。这些都只是口头传说，尚无文字记载。从第 27 代起，《唐书》上有其名称的记载，至第 33 代开始有年代可考，其前各代的年代只能据此倒推上去，约略地估计。第 33 代松赞干布与唐文成公主结婚的年代可以核定为公元 641 年。藏史称，松赞干布之子早夭，传位于其孙贡日贡赞，其下一代为都松芒布吉，又下一代为赤德祖赞，绰号“梅阿聪”（意为髯翁），公元 710 年与金城公主结婚。其子赤松德赞时正式建立了完整的佛教体系。其子牟尼赞普和牟尼赞普都只短期在位。其幼子赤德松赞，绰号赛那勒颈渊（意为试而佳，歪颈王），有 3 子，先由其幼子赤祖德赞继位，绰号“热巴坚”（意为长辫王），与唐会盟，公元 823 年于拉萨立碑。这三个年代是确切无疑的。后由其兄赤